

灯下漫笔

黄卫荣

## 启东夯歌

早些年,启东沙地造房砌屋的第一步,先是用铁锹开挖出三十到五十公分深的墙沟,填上砖屑后,再仔细夯实平整,接着在上面铺上几层滚脚砖,方才开始砌墙头,平整墙基离不开打夯。

七十年代前,沙地打夯大多用的是石夯。那石夯通常高三尺左右,重约三百斤,四周均为一尺二的正方形。四角穿有四个孔,每个孔系上大拇指粗的麻绳,供四个或八个人拉抛石夯之用。两侧对立的腰部凿有凹槽,用来固定一个略呈弧形的光滑木把儿,供前后两人扛抬之用。

打夯时,扛抬的两人面对面立,双手一高一低攥扶住石夯侧旁的木把儿,掌控或进或退、时左时右的方向,另几人则听令提拉夯绳,一紧一松,拽动石夯起起落落,来来回回压整墙沟。平房的墙沟一般为五六十分宽度,须左夯、右夯,最后中间打三道夯,反复多次,一直到整平夯实。而要把墙基夯得平整坚实,使石夯平稳起落是个关键。为此,扶把儿中的一位,担当起了领夯的角色,用类似号子的夯歌,协调大家的动作。

夯头往往是这样起调的:“抬得高啊,夯得牢呀。咚声起呀,好运来啊。天也惊啊,地也摇呀。人心齐呀,财神笑啊。狗赶鸭子刮刮叫呀,癞蛤蟆变成金元宝啊!”一人领唱,众人嗨嗨哟哟跟着附和,唱词实诚,曲调铿锵,合辙押韵,节奏鲜明,声音时高时低,抑扬顿挫,释放出沙地打夯汉子特有的那种粗犷、豪放且带有几分狂野的真性情,尽显原生态乡土音乐的特有魅力。

夯头乍一听只是简洁地吼喊几嗓子,事实上并非谁都能够胜任。其首先要要求领夯的是打夯的一把好手,在众人中有一定的范儿和号召力。其次呢,得有一副震撼三条浜沟四条港的好嗓子,吼唱的夯歌入调动听。此外,还得有一定即兴编词的创作能力。因为在夯歌的吼唱格调与形式上,都是夯头一人领唱众人唱。譬如当夯头领唱“抬得高啊”这一句时,众人一边应和“哎嗨哟啊!”一边猛拉夯绳,在身腰一仰一躬的节奏中,把石夯抬离地面一尺以上,然后猛一甩手,让石夯重重地砸进墙基,“咚”的一声,震得脚下一阵颤栗,墙基随即下墩寸许。这种一言出口、抓人心魄的魅力,没有上述三个要素作底气,是断然不会有的。

再说这夯歌虽近乎顺口溜儿,土得掉渣,却也有丰富的内涵。首句“抬得高啊”,既是提示,又含鼓励加油之意。两三斤重的石夯,死沉死沉的,抬起时两边的把手主要负责撑“龙头”,全靠四根绳发力。四个拽绳的要是集体偷懒不出力,石夯就抬不高,活计不朝前;要是个别人耍奸不给力,石夯就摆不平,势必影响打夯的质量。深知“小菜在橱里,生活在手里”的夯头,一方面开门见山,一方面又委婉地要求大伙儿齐心出力,同时含蓄地告诫众人“人心齐,财路宽”的道理,将出力与劳动所得捆绑挂钩,以此促进大家在打夯时的默契,这比指鼻子指脸骂驴骂槽的效果无疑好多了。

打夯是个重劳力营生,许多夯歌都是在劳动中自然产生的。老一辈人说,要是闷头打夯,会憋伤身子,非得吼喊几声不可。尤其是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更得大声吼唱几腔,方能缓解重负,活血提气。这时候,夯歌一般都是简短短促,一二字组合,三四字一句,朗朗上口,短而有力,随着劳动强度的增大,节奏性也就愈强。有的夯歌还大量运用衬词,甚至全由虚词构成,十分激昂奋发,好似催征的鼓点,直抵人心。如在大天里,打夯的人必得卸掉棉衣厚裤,寒气直往身骨里钻,头上却累得出汗,口里吐着白雾般的热气,时间长了受寒受冻,容易伤身。这时候,有经验的夯头就会现编现唱道:“卸了衣啊,冷气侵哩。打起夯呀,热汗滚啊。打夯小子,英雄汉啊,迎着严寒,吼几声哩。哪怕喉咙筋呀,喊来像苕豆藤啊。一提绳呀,力千斤啊。一声吼呀,喝退西北风啊。越冷越要加紧夯呀,不打顿哩,越夯越结棍啊!”大伙听了,受到激励,应声越发响亮。喊得越响,越觉得心里火热,拉绳不费劲儿,那夯便越打越坚实。

许多领夯的佼佼者,虽说没多少文化,但一般都有熟读《三国》《水浒》《西游记》《封神演义》等古典小说的底蘊,或是有着常看影戏、听评弹说唱的爱好的,耳濡目染,能将一些历史典故、民间传说,或是民情风俗信手拈来,为我所用。诸如刘备桃园三结义、诸葛亮草船借箭、鲁智深倒拔垂杨柳、武松拳打西门庆……说古道今,津津有味,颇为引人。还有的经年累月,练就了想啥说啥、见啥唱啥、即兴随意、现编现卖的功夫。如见着有大姑娘小媳妇对夯歌产生兴趣,领夯者编唱道:“不会种田轧大帮,不懂撑船望四方,若要学得夯歌调,跟我拉夯吭三吭。”在夯歌的激励下,还真有些泼辣的女子,衣袖一撸,扯起绳子拉起夯来。这时候,场上的气氛往往达到高潮,大伙儿打夯越打越得劲,应验了“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这句话儿。

石夯起落墙基平,夯歌飞扬人间情。  
启东夯歌自成一脉,颇为丰富多彩。其中或歌颂

赞美,或逗乐传情,或益智励志,或诙谐打趣。有对江风海韵的情感抒怀,也有对乡俗乡情的传递调侃,更有一些机敏过人的夯头,善于编排一些恭贺祝福的夯歌,以博得东家的欢喜。如有夯歌这样唱道:“调转头哩,夯中墙啊。夯实了啊,好上梁呀。上好梁啊,建好房呀。老本家哩,娶新娘啊。不忘捧把稻柴根呀,对着里床来啊。明年子呀,生个大白郎啊!”还有的夯歌为了讨巧,直接点赞主人家热情、大方和待人客气,酒食丰盛的,如:“我说老本家哩,热情又好看啊。顿顿老白酒哩,吃到高粱烧啊。一台子鸡和鸭哩,青鱼尾巴碗头翘啊。还有肉心馒头,云片糕啊。加上糯米团圆,又白又糯得脱牙齿两三只。撒上赛雪白白糖,甜到心坎上啊。唱只夯歌,作回报哩。祝福老东家哩,日子红火,步步高啊!”瞧,这哪里仅仅是打工,分明是和睦的沟通交流,真诚的祈祷祝福啊。

至七十年代末,世事变迁,沙地的石夯逐渐被铁夯、木夯替代,甚至被电动的机夯完全淘汰,最终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是,那一首首凝聚了沙地汉子质朴和敦厚、智慧与豪爽、充满了力量的夯歌,仍一直萦绕在我的耳畔……

江海文化

朱正球

## 补镬子——硬揪



这是一句以补镬子为喻体的歇后语。

“镬”,启东话读“huo”,“镬子”即锅子。现在,家家户户用的、超市里卖的镬子的品种很多,材质也各种各样。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每家每户用的,基本上都是铸铁锅子。规格有一尺六、一尺八、二尺二的,也有二尺四、二尺八,甚至还有三尺二的。但二尺八以上的镬子,基本上都是单位饭堂用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镬子价钱不贵,一般一元一角,二尺八的镬子卖一元八角。然而那个年代,农民一天的收入只有几毛钱,既要养家糊口,又要让孩子上学念书,还要平日省吃俭用,好积攒点钱砌房子、张罗儿女结婚等。记得1968年在启东中学读高中时,父母每周只给我五角钱生活费,平均每天不到一角。所以,家里一旦有什么东西坏了,能修修补补再用的,绝不会买新的,自然就少不了补镬子这行当。

1967年暑假,我生平第一次见到补镬子,也是最后一次看到补镬子。

为我家补镬子的师傅,叫顾志乔,住我家附近,说起来还是远亲。听父母讲,他补镬子这手艺,已有二十多年历史,不但活干得漂亮,手脚麻利,收费也便宜。一般补一个钉三五分钱,超过三个补钉,能更便宜点。

顾师傅一来,边跟父母打招呼,边放下担子,支起火炉,配上风箱。在箩筐里拿出铁条做成的三角形支架。先将要补的那只镬子的镬锅铲干净,并用铁刷子将镬子破洞周围、里里外外都擦拭干净,搁在支架上待补。接着,从箩筐里拿出几团事先捏好的稻草团,放进火炉里,点上火,拉起风箱,使火焰更旺。然后从风箱上层盒子里,取出一点煤屑,往正燃烧的稻草团上撒。等煤屑着了,就拿几块又黑又亮的煤块,放到炉子里。边放边向我们炫耀:“这是好煤,容易着火,但价格也蛮高,托人开后门才买到一点。”只几分钟时间,炉子点旺了。

炉子点旺后,顾师傅一只手持风箱,另一只手将一盞像老式酒杯那么大的耐火钵置于煤炉中间。这小钵子通体红褐色,小巧玲珑。我问:“这钵子是现成的吗?”“哪里,是自家做的。”顾师傅边答边将一小块旧铁放入钵子内。我好奇地问:“这耐火钵你都能自己做?”“这钵是我用上等陶土,掺和水后,用手反复揉捏几十遍,然后像捏面皮那样,将边子渐渐收拢,才做成这像酒杯一样的钵子。然后放炉火上烤成型。”说着,他拿起一只指甲那么大的小调羹,向我晃了晃说:“这也是我用陶土自己做的。”我顿时赞不绝口:“娘舅,你文化不高,手倒蛮巧!”我平日跟着表弟也这样称呼他。“旧社会家里穷,不学点手艺怎么行。”

没过多久,钵子里废铁熔化了,像烧开的黄里透红的玉米粥。这时,他风箱不拉了,两只脚有意分开。事后才知道,他是为防火红的铁液溅到身上烫伤。然后,他伸开左手掌,掌心里摊了两层旧布,布上再撒上一层厚厚的草木灰,另一只手将草木灰抹平,再用大拇指在灰上摁个小凹窝。右手用火钳将小调羹夹住,从钵子里舀出一调羹熔化的铁液,轻轻倒入凹窝中。这时,我恍然大悟,因为有了这凹窝,熔液便不会乱滚,也就不容易烫到手。然后,顾师傅将灰上的铁液对准镬子的破洞口往上按。另一只手快速拿起事先用旧土布卷成的像婴儿手臂那么粗的布棒,对着从破洞中将要溢出的铁液,使劲压下去。而原先托铁液的那只手,也使劲往上顶住。只听“嗤”一声,布棒青烟直冒。顾师傅告诉我们,之所以将铁液浇到破洞口时,下面那手要用劲往上顶,上面那手拼命往下摁住,就是为了让这铁液与原先的镬子紧密吻合,使其表面光滑平整。等铁液完全冷却后,顾师傅叫我母亲在新补的镬子里放些水,看看是否渗水。

母亲拿着新补的镬子,对着太阳光看了看,又摸了摸补钉,从脸上看得出,母亲对顾师傅的手艺非常满意。

我问师傅:“今天你补的这只镬子,破洞很小,只有黄豆那么大,好补。如果破洞大一点,比如有手掌心那么大,你也能补?”他一边收拾工具,一边笑着说:“当然也可以补罗。”“大洞怎么补?”他笑笑说:“没多

大难度。”他弯腰从盒子里取出一只夹子,边做示范动作,边说:“先裁剪一块同镬子破洞差不多形状的废铁块,用这夹子夹住,然后沿着补钉的四周,逐个打上补钉,每个补钉之间也不能有一丁点缝隙。最后用铁砂皮,将补的地方打光滑就可以了。”

母亲手里拿着一张二角的钞票,想递给顾师傅。他笑着说:“阿姊,这点小事,还跟我谈钱,不当我自家入啦。”说着,他挑上担子笑哈哈地走了。

此后,我再也没见过补镬子这行当。渐渐地,补镬子失传了,但“补镬子——硬揪”这句歇后语流传至今。因补镬子时,左手使劲往上顶住,右手拿着布棒使劲往下按压,沙地人称使劲按压为“硬揪”,形容处理事情时,不是通过做思想工作让人心服口服,而是靠压制,致使矛盾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有一次,一个朋友同我讲,他的外孙是大学生,已30多岁了,就是不肯谈对象结婚,爹娘急得不得了,就托人帮孩子找了个对象,小姑娘和她的父母都同意,可小伙子就是不肯结婚。我马上对他说,结婚是件大事,要两厢情愿,千万不能学补镬子,强扭的瓜不甜。

散文欣赏

梅子

## “春”来了

三年了,习惯了,走过来了,也回不去了。清楚地记得三年前的武汉,也差点亲身经历了去年的上海。这三年好像说来话长,又好像只是一晃,好像让我们的生活雪上加霜,又好像我们的生活还是一如既往。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这好像就是生活的真相,就是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三年前疫情说来就来,毫无征兆,三年后政策说放就放,措手不及。但你只要还能见到明早的太阳,黎明前的黑暗就算长一点也无妨。

看到车站的二维码被揭下,行程码被下架,心里居然还有一丝不舍。因为这里面也是我们过去三年的生活,为了见谁去过哪里,为了去哪坐过哪趟车,和谁在一起……这被撤下的二维码里一定有你的痕迹,往后就被统统存进记忆里。十年、二十年后再想起,你心里一定也不会有半分不平。

当夜幕降临,路灯下的影子或许会让你想起某个排队的场景,张口测核酸的瞬间,你也不会再有什么怨气,原来这也是我们人生中一段经历,旷古绝今。是不幸也是大幸,因为只有痛苦的经历才能让人学会珍惜,隔离过后才知自由可贵,失去之后方知岁月不可追,康复以后当知健康不可没。只是以后你要学会好好照顾自己,因为再也没人关心你之前去过哪里,吃过什么东西,做过什么事情,行程码已完成了他的使命,功成身退,接下来的路将由自身免疫与你并肩而行,天南地北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最终你能依靠的只能是你自己。这和我们的人生何其相近,这个寒冷的冬天,有些路你终究要独自前行……

眼下寒意四起,早晚柳暗花明,始于近除夕,止当大约在冬季。待春暖花开,愿你我都在,五湖四海安营扎寨。

星期诗汇

## 忆少时学雷锋

樊惠彬

雷锋事迹满城乡，  
队日歌声遍野扬。  
勤俭八方收废品，  
助人四季扫孤房。  
无私互爱评先进，  
拾物交公受表彰。  
点滴细微淋雨露，  
风清气正百花香。

## 春回大地

陈樊

春风送暖万物苏，  
回首风霜与困苦。  
大江滚滚东流水，  
地藏潜力绘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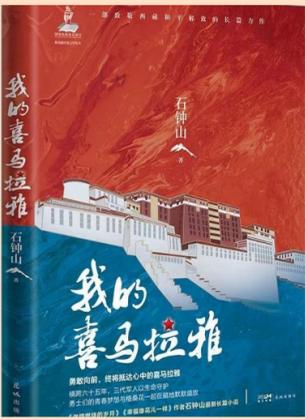
通讯员 龚心怡摄

## 好书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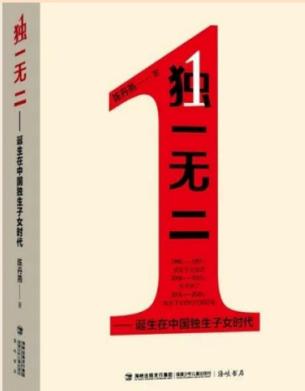
《逐梦太空:中国载人航天之路(青少年图文版)》兰宁远著,万卷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这部作品围绕着载人航天工程历史性的突破和重大跨越,客观真实地再现了一段波澜壮阔的研制和发展历程,这是一部思想性、艺术性和科学性高度融合的优秀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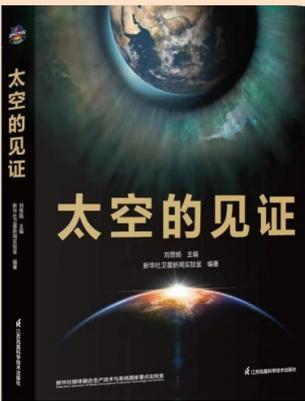
《我的喜马拉雅》石钟山著,花城出版社

该作品时间跨度大,围绕两个家庭三代人的故事,塑造了以顾红旗、杨明业、冷妮、王秀丽、顾藏光、杨三康、杨成边等为代表的三代军人形象,展现了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可歌可泣的非凡经历,用时间链条和三代军人不同时期的成长、奋斗轨迹,勾勒出西藏和平解放70年的历史和发展轮廓。他们代表了不同时期解放军军人成长与奋斗的典型人物形象,他们的家庭、情感、奉献、牺牲,浓缩和彰显了西藏发展、建设70年的壮阔历史画卷。



《独一无二——诞生在中国独生子女时代》陈丹燕著,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海峡书局

这个题材的创作无疑是成功的。书中三大部分结合在一起,让《独一无二》成为一个非常完整的、对独生子女这三四十年的记录,这是富有文学性的记录,也是充满作家激情的记录。这本书,这个题材,在我所阅读的作品当中,也是独一无二的。这本书中讲述了很多独生子女的故事,展现了独生子女正面向上的一面,但这本书的意义绝不止于此。



《太空的见证》刘恩扬主编,新华社卫星新闻实验室编著,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本书是新华社卫星新闻实验室编著的一部图文书。乍一看书的封面,太空、卫星,还以为与宇宙航天有关、与太空探索有关、与航天员生活有关。但细读此书,却令人大感意外。原来,这是一本讲述精准扶贫的书,这是一本聚焦三区三州翻天覆地的书,这是一本忠实记录共和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国梦征途中脚踏实地摄人心魄改天换地的大地史诗,堪称《60万米高空看中国》的姊妹篇。